

■ 济南拆迁“移民”报告(一)·不断外迁

编者按

济南，一座快速成长的城市，几十年来，一次又一次拆迁的过程中，城市面貌进行着蜕变。经历拆迁的“老济南”们，是为城市发展腾空间的可爱的人。他们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宅，不少是从城市的中心搬到了外围，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？回迁还顺利吗？在新社区里找回温暖熟悉的胡同文化了吗？对未来又有着什么样的期许？他们每一户都有自家咂摸出的滋味……



盛福花园安置房里，魏如方留着老四合院的门牌。



拆迁以后，韩晓东和李连溪会时不时翻看老照片。



李连溪女儿和外孙站在宽厚里，以前这是他家老四合院。

珍藏的老门牌是老宅子留的念想

曾住在老城中心的“老济南”不断外迁，心里一直为原住地留着地儿

泉城广场、大明湖新区、省府前街……这里曾是“老济南”祖辈居住的地方，而随着城市发展，这些地方已成为济南的“大客厅”，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则从市中心迁到了城市外围。

本报记者 刘雅菲 张阿凤
唐园园

小王府街到盛福花园 父亲买地盖四合院 怀念老宅成了心病

“家住小王府街27号。”搬家8年，68岁的魏如方提起老四合院，仍然张口就来。从出生到2008年搬迁，他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。

搬家那天，魏如方小心翼翼地摘下门牌，铁皮门牌生了锈掉了漆，魏如方却当宝贝保存起来，不时拿出来看看。这是老宅子留给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后一个念想。

魏如方现住盛福花园，这是集合了省府前街、省府东街、舜井街、解放阁等多个老城区拆迁居民的集中安置房小区。住在这里的还有71岁的李连溪，是魏如方在小王府街的街坊，从1948年出生到2008年拆迁，小王府街45号的四合院是他唯一的家。

“这个四合院是我们自己的房子，1949年前我父亲买了这块地基，填起坑来，自己亲手盖起来的。”谈起自家的老四合院，李连溪眼中闪过一丝光彩：“我家四合院面积很大，300多个平米，足足21间房，周围院子很少有这么大的，街道上开会都到我家里去开。”

提起老宅子的位置，几乎每个盛福花园的居民都十分自豪：“5分钟到珍珠泉，5分钟到黑虎泉，5分钟到泉城广场。”李连溪的老伴韩晓东这样描述老家位置。“亲戚朋友，谁没房子都能来住，外甥结婚没房子，带着对象一起住到我这里来。”房间太多，李连溪还把其中几间租出去。最多的时候，四合院里住了19口人。

韩晓东热情地向我们展示四合院的老照片，布满爬山虎的院子里，主人家铺开一条长桌，在阳光下手持毛笔画起牡丹，浓浓的生活情趣扑面而来。

拆迁后，韩晓东一刻也没忘记自己在老宅的时光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怀念在韩晓东这里甚至成为一种“病”。“就前两天，我到世茂附近理发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突然不会迈腿了，两腿直哆嗦。”她说前两年有次世茂施工

围住不让进，她跟施工人员争执了很久：“那是我的家啊，我想回家看看。”

今年9月份，外孙10岁生日前夕，李连溪带着女儿和外孙又来到自家“老宅”。站在连接着繁华的世茂国际广场和热闹的宽厚里的街头，李连溪指着外孙站的地方，一字一句跟他说：“你脚下踩的这块地，就是咱的老家，你小时候在这里住了两年。”

大明湖畔到盛福花园 曾在泉城路摆摊养家 7年天天骑车回老东门

一杯花茶，香气氤氲，“花茶喝了一辈子了，咱老济南人就好这一口”。已经84岁的张忠宝老人身体硬朗，70多平米的房子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阳台上不时传来蛐蛐的叫声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2006年，她家老宅拆迁，搬到明福苑，女儿在她对门要了一套房，能相互照顾。

出嫁前，张忠宝住在桑梓店，1953年结婚后，就搬到大明湖畔的阁子西街，成了居住在济南最中心区域的人，“那时的大明湖还没院墙，水也没现在清，我们都在湖里洗衣服，孩子们钓青蛙、游泳。”张忠宝家是卖调料的，公私合营之后，20多岁的她到万下食品公司做售货员。

“那时候我们早上四五点就到西郊的济南第二酿造厂去拉酱油”，张忠宝所说的济南市第二酿造厂，就是现在济南德馨斋食品有限公司所在的位置。张忠宝没想到的是，拆迁之后她安置的地方，比当年拉酱油的那个西郊还要远一些。“我们等于是从城市被赶到农村”，张忠宝的大女儿王继凤说。

对曾住大明湖东门的乔立志来说，老城区不仅是成长的家园，更是见证一生奋斗经历的地方。白天摆一天摊，晚上炒一晚货，他硬是靠泉城路上的一家炒货摊，撑起一家五口的生活。

“夜里孩子生病，把大娃锁家里，我和对象一人抱一个，去省立医院看病，看到凌晨5点。回来我就去上班，上到晚上六七点回家，开始炒花生瓜子，每天炒100斤，炒到晚上12点。再后来上了牛奶，凌晨3点要接货，摊我就不收了，直接在路边睡，下雨也在那儿睡。”



四合院的老照片上，韩晓东在阳光下的院子里画牡丹。(资料片)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张阿凤

10月28日，乔立志迎来75岁大寿。儿子执意带老两口去了五星级饭店，还开着新车带老两口去了烟台龙口看南山大佛。即使如此，乔立志还是觉得大明湖的老宅子好，“住得长了，熟了。”

“我今年75岁了，不瞒你说，来盛福花园的7年，我特意买了辆新电动三轮，天天骑到老东门，去打扑克。12点去，晚上六七点回来，天天如此。”现在，乔立志的老宅子，已经成为大明湖新区的一部分。“成河了，成桥了。”

木头园子巷到明福苑 半夜小偷屋顶跑 搬新居先装了防盗网

随着济南的发展，现在的明福苑和盛福花园已经完全融入城市当中，只有门前航运路上五天一次的板桥集，还提醒明福苑的居民，他们周围曾是农村。但是赶集，已成居民的一种乐趣。记者再次来到明福苑时，正赶上大集，站在小区门口不时看到满载而归的居民，就连张忠宝老人也要到集上去置办一下家里这几天要吃的肉菜了。

“几乎家家户户都得去赶集，现在看看，这种生活也挺好的。”小区居民李业英说，“从生活的方便程度上来看，这里比原来大明湖那儿还要方便不少，你看看我买的大枣，超市里卖三四十元的，我买的才13元一斤。”

“刚拆迁时接受不了，但想想能住上楼房，心里还挺期待的”，秦丽娟(化名)和丈夫李希福(化名)搬家后住在二楼，“我装修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上

了防盗窗。”李希福笑着说，之所以有这么强的防盗心理，完全是因为住在木头园子巷时被小偷吓怕了。“我们那个胡同是个死胡同，离火车站又近”，李希福像说一部警匪电影：“警察追着小偷跑，不熟悉地形的小偷跑着跑着就跑到我们那个胡同。那时房子矮，没路了，小偷一下子就蹦到房顶，半夜我经常能听见房顶上有人跑。”

李希福家的四合院也曾多次被小偷盯上，“有一次半夜我在家躺着，听见窗外头有人，估计就是小偷。我躺着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个窗子，那个小偷正在往里看，我一下子站起来朝外面大喊，吓得他赶紧跑了”，李希福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，但当时，他却有点后怕。“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了”，李希福说，“小区有大门，门口有保安，这防盗网作用也不大了。”

除了不用担心小偷，搬家之后，也不用担心下雨了。“我们搬到木头园子巷的那年刚赶上大水，院子里积了一米多的水，把厕所里的脏东西都冲出来满院子漂”，秦丽娟说，由于没有下水道，这些水足足过了十几天才彻底退下去。

东关大街原地回迁 过去的“三大关” 如今成了黄金地段

高永英和傅专杰都是土生土长的老济南，不仅他们经历过拆迁，父母、兄弟姐妹几乎都经历过拆迁，老济南的很多历

史也都留在他们的记忆中。

“我原来老家是曲水亭那边的，最早在牌坊那头，后来迁到现在路大荒旧居里头”，在高永英童年时，路大荒就是她心中的路爷爷，每个月会专门拿出钱来接济一个院的其他邻居，还会给他们讲大明湖的事情。

傅专杰的老家在东关大街附近，后来也经过了拆迁，只不过拆迁后居民又原地回迁。“我祖上是拉黄包车的，那时候东关大街就是穷人聚集区”，傅专杰说，过去济南有“三大关”的说法：“东关钩子手，西关查户口，南关贩卖人口，不过这已很少有人知道”。

东关、西关、南关分别指的是东关大街、西市场和趵突泉附近，“东关钩子手说的是东关淘粪的，捡破烂的多，都拿着个钩子”，傅专杰解释：“西关查户口指的是西关有钱人多，吃饭的都到那挨家挨户敲门；南关因为泥巴比较好，所以人们都捏泥娃娃，吹着竹哨走街串巷地卖，才有了‘贩卖人口’这一说法。”

“你再看看，现在那些地方都是什么样的，全都是黄金地段了”，傅专杰说：“把这些地方腾出来，建成些高楼大厦，让济南更先进，这也算是我们给济南做的一点贡献吧。”

拆迁十年后，今年已经70多岁的明福苑的居民陆自阳也想了：“原来确实住在风景区边上，不过一年也去不了几回。但是当时拆迁的时候是真不愿意搬，还跟政府讲条件。不过现在看着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在这个地方住习惯了也挺好的。”